

A decorative border in red ink,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 and berries,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觀察叢書

8

中國在盤上

何永信 著

上海 觀察社 發行



書叢察觀

8

上盤戲在國中

著 佶 永 何

• 社 察 觀 •

中國在戡盤上（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〇〇〇一—三〇〇〇

著者 何永佶

發行人 儲安平

發行所 觀察社

上海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基本定價：金圓券一元四角

自序

寫一國的政治史，常須向那時候的報紙、演講辭、及單行小冊子 (pamphlets) 裏去找真確的材料，因為書籍出版太慢，在某一時期出版的書不是講那個時期的問題，而是談前一時期的問題。後來寫歷史的人，要找在某一時期出版的書籍却很容易，但要找那同一時期的報紙、演講詞及小冊子却很困難，因為早已散失無遺了。針對某一時期的文字，却因散失而不為後來歷史家所尋得着，使得他要繪真像時只能靠不大確的書本而不能靠較確、較切題、較能反映某一時代的材料，寧非一件可惜的事？

於此而欲謀補救之辦法，只有把某一時期的政論集合起來成單行書本，使牠們躋於易於保存的書本之列，令後世歷史家不感尋覓之苦。從日本投降之一年（一九四五）始到今年止，是我國政治史中非常重大的關鍵。在這三年中，我國分裂為二，將來之後果，不堪設想，或由此而召致原子彈第三次大戰及民族遭毀滅之大劫。在這大劫中我個人雖粉身碎骨，亦必願這重大關鍵年頭之真相，不遭埋沒。故當友人勸我集這幾年中所寫的散文，我欣然應命，非敢謂這些散文有甚麼保存的價值，實欲把足以反映這時期的資料，留以貽後世之歷史家也。本着這個原則，我更希望在這時期寫文的人們，都把他們的大作集合起來，留貽後世。

在這時期我所寫的，有一部份已集合於「憲法平議」中，這本小冊子可當作那本的平行

刊物看，蓋皆以維持中國完整爲志，使我民族不遭毀滅之劫運者也。集成，乃索書名，而苦不得其適，偶念英文有 *In the balance* 之成語，足以描述現在中國之處境，姑以「中國在戰盤上」以名此書。

一九四八，二，十八。

目次

自序	一
一 三國同盟之後	一
二 工業化與政體	一二
三 英國政治的「竅」	二二
四 關於存戶獻金	二七
五 想一想明天	三三
六 中國政治的樹該開叉了	三七
七 論我國民主政治	四一
八 國共談判證明我國需要一個會議	四九
九 「權」「責」論	五五
一〇 政治協商會議逐日批判（共三十四篇）	
一 關於政協會議的表決方式	六二
二 機構簡單化	六三
三 對婦女運動的一點感想	六六

三之附錄：站在婦女界的立場質何永佑先生（陳沅芷）

六八

四 關於軍事小組會

七二

五 關於國大代表

七三

六 延長壽命——政協會議成功之先決條件

七四

七 不必改組政府不需施政綱領

七五

八 關於改組政府方案

七六

九 不要綱領——要實實在在的圖樣

七九

一〇 從「國農民工」想起

八一

一一 裁兵要通通裁

八二

一二 關於國大選舉

八六

一三 爲中國共產黨作想

八七

一四 論邵老之提議

八九

一五 論張君勸先生之「就題發言」

九一

一六 關於憲章

九一

一七 如何安插裁掉的兵

九三

一八 省之大小爲地方制問題之癥結

九五

一九 政協會議應在網球場

九七

二〇 關於搗亂會場

九七

一一	評傳孟真先生建議	九八
一二	裁將是裁兵問題的癥結	九九
一三	如何免除「帽上加帽」	一〇一
一四	應用「接生婆」原則以解決政府組織問題	一〇四
一五	在法律上說舊代表有效	一〇六
一六	民主之二大基石	一〇七
	二十六之附錄：論立與破（黃芝岡）	一一一
一七	會議的尊嚴與會場的嚴肅	一一三
一八	擁護張君勸先生之提議	一一四
一九	關於選舉區	一一四
二〇	關於國府委員之合理分配	一一五
二一	關於國大代表	一一六
二二	提議設立「省界調整委員會」	一一七
二三	關於當然代表	一一八
二四	政治協商會議之總批評	一九
二五	建議教部不管大學教育	一二二
二六	明王有道・守在四夷	一二六
二七	從「五子登科」說到吃便宜米	一三〇

一四	談「祕書長」	一三八
一五	廢止圖章改用簽字辦公芻議	一四五
一六	符號政治	一五三
一七	植物文明之中國	一六〇
一八	醒過來罷，勿毀滅自己！	一六七
一九	中日合邦論	一七六
二〇	旋風二十年	一九〇
二一	可以先開對日和會	一九五
二二	亨利第四的故事	二〇〇
二三	美國應學學送禮	二〇七
二四	從「天下國」到「地緣國家」	二一三
二五	不見棺材不送禮	二二二
二六	從印度分治說到中國前途	二二九
二七	美國能領導世界嗎	二三五
二八	不肯吃眼前虧的捷克	二四三
二九	寫給足以自豪的美國	二四九

中國在戡盤上

三國同盟之後（今日評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

談國際關係的，最忌「願望的想頭」(wishful thinking)。我們希望甚麼事發生或甚麼事不發生，心裏不由得就以爲那件事一定會發生或不發生：這是人之常情。例如我們愛一位小姐，總希望着她也愛我們，而心裏也不由得以爲她一定會愛我們：這就是「願望的想頭」。在戀愛的戰場下。「願望的想頭」的對或錯，影響還少，頂多不過一小姐的得失；但在國際的戰場上，「願望的想頭」如有一有差錯就不得了，整個國家遭殃；所以學問上如有一樣需要「科學的態度」的，那就是國際關係。甚麼是「科學態度」呢？赫胥黎 Thomas Huxley 有一句很好的定義：他說，「上帝呀！給我力量來面對事實，雖則那事實會殺了我。」

現在國際關係裏一大事實，就是去年九月廿七日的三國同盟。將來的歷史家一定會把這個協定列爲旋轉乾坤、判定勝敗的一個協定，其重要性不亞於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和一九三六年的防共協定。三國同盟是有牠的必然性的，理由簡單：世界上有兩種國家，一種是要「改變」，而另一種是不要「改變」。德義日屬於前一種，他們攪在一起圖謀混水捉魚，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所謂新秩序就是「改變」後的局面的意思。英美是屬於後一種，其聯合也

是必然。蘇俄呢？他一方面地大物博，佔全球六份之一的土地，可以自給自足，其不要「改變」的情緒與英美相同；但他們却受着德日意東西南夾攻的威脅，爲着自己安全起見，又不能不稍要一點「改變」，以謀國防之充實。年來蘇俄之攻打芬蘭，佔據波蘭，吞併波羅的海國家，與暴日勘定滿蒙邊界，將來或在土耳其及近東一帶有所動作，都不外以後一種情緒爲出發點。所以蘇俄是一種介在中間的一個國家，他既不像德意日的需要大大改變，也不像英美的毫不要改變。在現在情形下，他需要小小改變。凡可以幫助他取得這小小改變的都可作他的朋友，以往德國就利用這點來獲得蘇俄的友誼。根據這個簡單道理，我們敢說目前蘇德還須作朋友，還不至於翻臉成仇，因爲近東還剩着一點小小改變是蘇俄所欲得，而是只有德國才能幫助他取得的；因爲英國壓根兒不願意近東和中東有絲毫改變，所以在近東中東局勢有所改變前，一切的英蘇作朋友的傳說，我們都可以當他做「願望的想頭」。但如蘇俄小小改變的計畫完成後，他在國防及經濟上都達到了飽和點，其立場將與英美者完全相同，到那時他也將變成一個毫不要改變的國家，但受着東西南三面夾攻的威脅，則將會利用美國參戰的好機會，把其國力擲入不要改變的國家的戰盤裏，以解除這種威脅並以「保其國」。所以我常說只有美國參戰才可促成蘇俄參戰。在三國同盟前，我曾說過俄國是「謎」的國家，而美國是「惑」的國家，要融解「惑」「謎」，須從「惑」始！三國同盟的用處，正在幫助美國消除他以往的「惑」。

在同盟前，美國還是沉湎於「惑」中，舉棋不定，要前進又後退，要強硬又軟下去，結

果變成我們所說的動口不動手的「君子外交」。三國同盟後就不同了，美國今天始恍然於自己的危險，知道再不能沉湎於「惑」中，於是下大決心，一面自己努力製造軍火，一面以金錢兵器援助被侵略的國家：十一月卅日的一萬萬對華借款，並不是我們有甚麼了不得的神通，實在是我們拜三國同盟的賜！

國際關係的現狀猶如天體運行的現狀。在天文學內，天體的互相吸引，互相排拒，均為力的表現。如太陽用牠的力吸引水星地球，而地球又吸引月亮，令他們都繞着日球旋轉，而自成系統。國際關係也是這樣：現在世界擾攘不寧，殺人放火的根本原故，簡單說來，是希特勒想把一個英國的太陽變成德國的太陽。全世界的問題都跟着這英德爭霸的中心問題旋轉着；全世界的緊張焦點，在寬不過二十英里的英倫海峽。三國同盟是英倫海峽的產物。

三國同盟是一個「撥雲霧而見青天」的一個協定，因為牠把國際陣線分得清清楚楚，把欲「改變」與「不欲改變」，把「侵略」與「反侵略」兩邊的陣容擺成一個二字形，兩邊的當局再不能游移不定，妄有空想；兩邊都知道希特勒所說那句話的意義，「這兩個世界不能並存」，把以前的基於姑息政策（appeasement）的猶疑玄惑一掃而空，這個在羅斯福總統十二月廿九日的「爐旁談話」及一月六日之對國會咨文裏，都表現得清清楚楚。現在我們談談這個「撥霧見天」的協定對於各國的利弊。

首先談德國：德國為欲改變現狀實行侵略的立場，早就在希特勒「我之奮鬥」及他歷年來之行動內，表現了清清楚楚；這個協定未嘗畫蛇添足。換言之，有了這個協定，德國未嘗

現出更多的侵略原形；沒有這個協定，德國也不見得少帶了侵略野心。世界早知道德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這個協定毫未改變世界對於這個國家的觀感。但有了這個協定，德國在西方抓住意大利，在東方抓住日本，兩個都是在上次歐戰內英國的與國，德國的仇敵國，現在却變成了德國的與國、英國的仇敵了。還不止此，抓住這個協定，德國可以拉羅馬利亞、匈牙利、將來也許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西班牙等國入夥。上次歐戰內英國的朋友俄國、日本、意大利、羅馬利亞現在都給德國拉走了，使他們不再幫英國，在戰略上，德國可利用這個協定在西方利用意大利的海軍，在東方利用日本的海軍，來牽制英國的海軍。

這個同盟對於德國不利的地方，那就是加緊美國的物質上援英。但從德國打算，無論有無同盟，美國總是要以物質援英的，有了同盟後不過把美國輸往英國的物質加多加快一點罷了。惟德國預料美國現時開始製造軍火，不會那麼快，明白說明如美國參戰則須冒受三國之夾攻，使美國對於實行參戰一舉不能不慎重考慮。

三國同盟對於美國惟一的利，是把美國叫醒。這幾年來，美國猶存侵略國家可以用「戰爭除外」的方法使其就範的妄想，同時這黃金國家太舒服了，不願打仗，所以中立法約翰生法軍火禁運案等每一件一件通過，對英援助也只限於商業借款而不敢涉及政治，有點像駝鳥

埋首於沙中而自以爲安全的樣子。如沒有這個同盟，美國也許還沉湎在這種意態之中，九月廿七日後，美國始恍然於侵略之巨火已燒到門口，始從一大覺中欠伸而起。這個巨人，不起則已，起必大動，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天亮了，人得該醒；大火近了，美國也該醒；在這個時候叫醒美國，是對他有利的。

對於美國有利，即是對於英國有利，把美國的援英加多加快，即是對於英國一個莫大的幫助。

對於意大利與日本呢？那就不同了。意大利早已加入德國作戰，所以他欲改變地中海現狀的計劃，並不因爲這個同盟而加強。反而因爲三國同盟的壯胆，在希臘魯莽行動，碰了一鼻子灰！英美因爲要應付德國，向來希望意大利棄邪歸正，如無這個同盟，則意大利如稍微表示動搖，英美沒有不願意抱之滿懷把他從德國懷抱拉開的。有了這同盟後，意大利已與魔鬼訂約，要走也走不了，而英美看見他已與魔鬼訂了十年的合同，「抱之滿懷」的熱情又冷下去。於是以前美國輸往意大利的貨物可以減少以至於無；意大利在美國之財產，美國可以封存而不許動用。爲了這個同盟，意大利既不能多討好於德（因爲助德作戰就夠了），反多得罪於英，於美，於俄。因爲意大利借着三國同盟的壯胆而在愛琴海有所動作，企圖伸勢力入黑海的舉動，是蘇俄所深惡的！概括來說，意大利可以說上了希特勒的當。

日本也上了希特勒的當。有一作家說，三國同盟是個「金磚」(Gold brick)，希特勒賣給日本的。你想磚是泥作的，那會是金做的？說這個磚是金做的，那一定是假的，日本就得

了一個假的金磚！這個假的金磚是由德國外交部一個特派人員名叫 Heinrich Stahmer 從柏林挑到東京，拿到近衛、松岡的門口叫賣。近衛、松岡起先也起疑心，後來居然被這位德國挑担叫賣者花言巧語迷住了，於是就給了一個價錢，那位叫賣者也不還價，伸手接過錢來就算做了一件交易！

日本買這金磚，原想借着他「南進」，搶英國在南洋的東西。但日本傻了，因為英國在歐洲如未被德國擊潰，則雖有這個同盟，日本南進侵英未必操有勝算。英國如在歐洲被德國擊潰，則兵敗如山倒，其首腦被擊傷的鯨魚全身都可隨處受人宰割，則雖無三國同盟，日本也可以南進，也可以搶香港，新加坡，緬甸，荷印。你看去年，雖無三國同盟，而日本還不是在天津大加英國人男女以侮辱，英國還須忍氣吞聲，因為英國人熟知「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爲着不欲使日本投到德國那邊，英國情願送禮。七月十八日的封閉滇緬路，就是英國對於日本的一個送禮；如無三國同盟，也許這個禮還是送給日本的。日本明明白白正式加入德國那邊，則英國人想送禮、日本尙歸德國，不送禮、也是歸德國，就索性不送禮了；這就是爲甚麼十月十八日滇緬路開放的道理。

英國可以不送禮，美國更可以不送禮。以前爲着不願意日本加入德國那邊，美國也稍爲送過日本小小的禮物，如商約廢止後不實行對日禁運，巴納號炸沉後，還把軍艦裝送日本駐美大使的遺骸回國等等，都是美國姑息日本的象徵。三國同盟後，明明白白說如美國打仗，則日本亦必助德對美作戰，美國知道送禮日本尙歸德國，不送禮也是歸德國，也索性不送

禮了。當去年正月間，日美商約停止時，那時許多人都希望並且以爲美國會對日實行禁運，我那時不敢隨聲附和，在報上略述爲甚麼美國不至於對日實行禁運的理由。三國同盟後就大大的不同了，「姑息」既無必要，以後美國加緊對日實行禁運，都是意料中事。

日本的上當就在這裏，因三國同盟而喪失了英美的「姑息」，使英美對華加緊援助，把解決日本人所謂「中國事件」延展到遙遙無期，同時意大利在得英協助的希臘方面碰了一鼻子灰，而且日本希望從三國同盟所可得到的「南進」機會也延展了。所以她可以說一無所得，賠了夫人又折兵，失之東隅又不能收之桑榆，徒供作德國在遠東的工具，日本可以說上了希特勒的大當。

三國同盟對於日本不利即是對於中國有利。日本一無所得，而我們得了滇緬公路的開放，得了美國一萬萬元的借款，得了英國一千萬鎊借款的諾言，得了美國多派飛機來華，得了美國遣派潛艇軍艦到菲列賓，凡此種種都是可遇而不可求，是外邊送上我們門前的意外橫福，是受賜於日本的外交笨拙。現在日本的松岡比起簽訂英日同盟的林董，比起簽訂防共協定的有田，都覺得相差太遠；如日本倒下去，將來的歷史家必把這個三國同盟作爲分判日本國運盛衰的界線，松岡爲日本千古的罪人！

我們中國應該趕快利用這三國同盟給予的有利局面，圖謀我們國家的整個翻身。中日事件爲整個世界局面之一部，所以中日問題也須跟隨歐戰的解決而解決，這是以大政治觀點看來的說法。六個月前，我在某刊裏說「惑」「謎」「慌」「犯」「抖」未完全消除融化前，

中國在國際政治裏的舉動可以暫緩。惟「惑」（美）與「謎」（蘇）一經融化，中國即須拋棄中立，擇定可以取勝的一方而加入那邊，庶可在最後勝利到臨前共享勝利的甜果。三國同盟後，無論在立場上，在實際利益上，在戰略上，都應加入英美與之採取同一戰線。在立場上，我國與英美同是不要「改變」，反對侵略的國家，其應與之相聯共抗侵略國家的侵略，自屬理之當然。在實際利益上，如我們助英美，英美亦可助我們；如我們多多助英美，英美亦可以多多助我們。前年歐戰發生時，即有眼光遠大的人主張我國拋棄中立加入民主國家作戰，可惜那時顧慮太多，遲遲未行，假如行了，中國已變成英國的一同盟，滇緬公路也許不至於封閉三個月。現在時機到了，與英美採同一戰線爲刻不容緩的事。

歐戰的結果不出兩途：一是英國在歐洲勝德，一是德在歐洲勝英。我們做了英國盟友之後，英國如勝德，我們自可分得勝利的一杯羹，同時我們的仇人既做了德國的盟友而變了英美的敵國，則英美勝德後自必與日本爲敵，幫助我們來打擊我們的仇人，勝敗之數，在乎我們。我們如仍株守中立，對英美還是泛泛之交，則英美亦可以把我國視作泛泛之交，在勝德後與日本妥協，棄吾們於不顧。

假如萬一德國在歐洲勝英，那即是德國攻入三島，英國須要遷都，那我們也不怕。因爲放棄倫敦不能說是全英帝國的屈服，猶如放棄南京，不能算是中國的屈服一樣。即使英國被迫而放棄英倫而須遷都至加拿大或印度，至少有一大部份海軍會隨着政府遷移至加拿大或印度。無論是加拿大或印度，英國將從一大西洋的海權國變成「太平洋上的海權國」常川駐在